

Long Day's  
Journey Into Night



[珍藏版]

#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

〔美〕尤金·奥尼尔◎著

陈成◎译

现代美国戏剧的奠基人和缔造者，三次普利策文学奖得主！

在奥尼尔之前，美国只有剧院；

在奥尼尔以后，

美国才有了戏剧——一部可以和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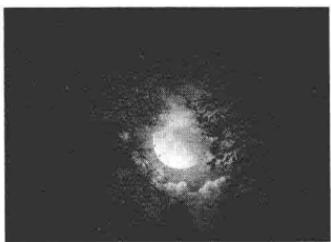
与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相媲美的伟大悲剧！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#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



〔美〕尤金·奥尼尔◎著  
陈成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/ (美) 奥尼尔著 ; 陈成译. —北京 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682-2057-6

I . ①进… II . ①奥… ②陈… III . ①话剧剧本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9367 号

---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( 总编室 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/ 7 责任编辑 / 刘汉华

字 数 / 103 千字 文案编辑 / 刘汉华

版 次 /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定 价 / 22.00 元 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#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

(四幕剧)

## 第一幕

泰隆家消夏别墅的卧室，1912年8月某天

早上8:30

## 第二幕

景一：地点同第一幕，当天下午12:45左右

景二：同上，大约半个钟头以后

## 第三幕

地点同第一幕，当天晚上6:30左右

## 第四幕

地点同第一幕，当天夜里

这部戏献给卡洛泰(Carlotta),作为我们两个结婚十二周年的纪念。

亲爱的:我给你的这部戏是我精心写的,用以去掉恨意,它是用泪水和汗水凝结而成的。或许在今时今日,送这个不太合乎情理吧,但是我知道你是理解的,我很感谢你过去为我做出的一切,让我能直面人生,有勇气面对我那些去世的亲人,我怀着最同情、理解、包容的心情写了这部戏,主要讲的是泰隆一家四口历经苦难的故事。

对于你,我最爱的人,这十二年中你对我无微不至,是你带我走出了黑暗,让我体会到了爱。我真的非常感激你,我对你的爱甚于生命。

——金(Gene)

1942年7月22日

于道庵(Tao House)

## 第一幕

景：1912年8月某天的早上，在詹姆士·泰隆消夏别墅的卧室里面。

舞台后面有二面双门，上面还带着门帘，右边那扇门通往屋子的客厅，摆放整齐，看起来就像是不经常用到的房间，左边那扇门通往的是会客厅，这间房间没有窗户，所以光线黑暗，只好作为卧室和餐厅之间的走廊了，两扇门之间有一个精致的壁橱，上面悬挂着莎士比亚的肖像画，壁橱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巴尔扎克、左拉和司汤达尔的著作，叔本华、尼采、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克鲁泡特金和麦克斯·史透纳等人的哲学作品，易卜生、萧伯纳和史特林堡的戏剧，史温朋、罗塞蒂、王尔德、恩纳士·道生和吉卜龄写的诗本等，壁橱上面摆放的书籍涵盖了很多欧洲及其他国家名人的名著，名人的派别也是各种各样的（小书橱中的书籍派，包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欧洲与其他国家的小说家、哲学家、剧作家和诗人。所代表的潮流有自然

派、唯美派、颓废派，也有近代社会批评和革命思想），这些书籍都是泰隆的二儿子爱德门的。第四幕中泰隆骂爱德门的话中有提及。右边的墙后面也有一扇门，走到外面是房屋的阳台，再往外走一些可以看到几扇窗户，从窗户往外看去，可以看到宽阔的马路和辽阔的大海，窗户旁边有一张不大的小圆桌，另一边摆放的是四方的书桌。

往左边走，也有一样的窗户，往这边窗外看去可以看到房屋的后院，窗户靠墙摆放着一把椅子，椅子上面还有柔软的坐垫，再往左边一点摆放着一个玻璃双开门的大书柜，里面有很多书籍，全套的《大仲马集》、《雨果集》和《查理士·利佛集》、三套《莎士比亚戏剧集》、五十册厚厚的《世界文学精选》、休谟的《英国史》、梯埃的《法国执政与复辟时代史》、史摩列特的《英国史》、吉朋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以及其他旧剧本、诗集，还有好几部《爱尔兰历史》。这个大书柜里面的书都是詹姆士·泰隆珍藏的，莎士比亚戏剧他已经读得非常熟了，还有一些关于欧洲历史的书籍，最需关注的是《查理士·利佛集》和好几部《爱尔兰历史》，这些书都从侧面表达出了詹姆士·泰隆对于家乡爱尔兰的思念。而且这些书，每一卷都有人翻阅过，甚至不止一次。

屋里铺满了地毯，颜色和款式还算看得过去，房间中间有一张圆形的桌子，桌子上面摆放的是一个绿色的台灯，桌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，其中有三把都是藤椅，不一样的那张在圆桌的右边后方，是一把木质的，上面还有一个坐垫。

〔时间为上午8:30，明媚的阳光从右边的窗外落进来。场景开始的时候，全家人都刚刚吃完早餐，玛丽·泰隆跟她先生一起走出餐厅。

〔玛丽今年54岁，她的身材并没有因为年纪而走形，而且稍显丰满，她的容貌一看就知道是爱尔兰人士，年少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大美人，就算到了现在还是看得出气质，但是她的脸色没有那么红润，看起来有些苍白、瘦削，跟她身体比起来有些差距，她的鼻子非常高挑，嘴唇宽厚且饱满。她并没有化妆，头发也已经全部花白，这样更衬托出了明亮的棕色眼眸，她的眼眸非常漂亮，五官也是无懈可击，浓厚的眉毛、卷翘的睫毛。

〔她看起来有点焦急，两只手不停地摩挲，她的手指白皙且修长，本来是一双美丽的手，但是因为最近得了风湿病，显

得关节处有些粗大，大伙没有再继续看她的手，而且她也不太想让别人看到，怕她心神不宁抖动手的样子让自己难堪。她没有精心地装扮过，只是很平常的打扮，但是她穿衣服的品位还不错，头发很明显是精心梳过的，她说话的声音温和且细腻，愉快交谈时还不经意间带一些爱尔兰的口音。她小时候在修道院里面上学，所以养成了一种很单纯的性格，丝毫不娇贵、造作，直到现在她这种特质还没有失去，那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内在美。

[詹姆士·泰隆的年纪是 65 岁，但是似乎保养得不错，看起来年纪并没有这么大，他身高差不多有 180 厘米，身材伟岸，肩膀宽阔，他将背挺得非常直，头高高地扬起，这使他看起来比实际身高还要显得高，他的容貌虽然有些衰败，但是风采依旧，气宇不凡，宽大的额头、浓黑的眉毛、深棕色的瞳孔，让他散发出些许气场，虽然他的头发已经越来越稀少、花白。

[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演员出身，并不是他故意端出大牌的样子。他这个人其实非常老实，这多源于他是爱尔兰普通田园家庭出身，但是多年的演艺生涯还是让他在不知不

觉中流露出演员的习性，他的嗓子非常好，而且十分有特色，说话的时候声音明亮而有磁性，这一点他也一直引以为傲。

[看他的穿着打扮，不知道的人绝对想不到他是演那些英雄文人的角色。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灰色略显破旧的外套，领子上还用一根白色的布绢打着领结，下身穿着深色的布裤，鞋子是一双没有光泽的皮鞋。这种着装一点都不潇洒，甚至有一些寒碜，他穿衣服从来都是穿到不能再穿了为止。现在他准备去院子里干活，所以穿得更加随便了。]

[他从小到大没有生过病，身体非常好，行为也是大大咧咧，不过他也有伤感的时候，甚至还会突然间关心一下别人。]

[两位老人从餐厅的走廊那边出来，泰隆亲昵地钩着玛丽的腰，走到大厅的时候还打趣地环抱了一下玛丽。]

泰隆 玛丽，你又重了 20 多斤，两只手都抱不下了呢。

玛丽 （亲昵地笑了笑）你好像是在说我长胖了啊，我是不是该减肥了啊？

泰隆 不是这个意思呢，我的妻子！你现在这个体重刚刚好，不胖不瘦，我们不准说这种要减肥的话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原

因你早餐只吃了那么一点呢。

玛丽 我吃得少吗？我觉得我吃了很多呢。

泰隆 我看你吃得好少，我还是希望你多吃点，最好像我一样。

玛丽 （打趣地说道）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吃那么多早餐，早就撑死了。（她慢慢地走上前，站在餐桌的右方。）

泰隆 （跟着她走到前面）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岂不是一个大胃王？（扬扬自得的样子）多亏了老天，给我那么好的肠胃，我的消化能力就像年轻人一样，虽然我 65 岁了。

玛丽 对的，詹姆士，你的饭量可是无人能敌。（她边笑边走到餐桌旁边的凳子面前坐了下来，泰隆从凳子后面绕过去，走到桌子面前，从烟盒里面拿了根雪茄出来，接着用剪刀将烟屁股剪掉。这个时候从餐厅那边传来了詹米和爱德门说话的声音，玛丽随着声音往餐厅的方向望去）我不知道这两个孩子为什么要在餐厅里待着，估计凯丝琳还在等着收拾餐桌吧。

泰隆 （打趣似的说道，但是眉眼中夹着一丝恼意）你说这两个孩子又在商量着什么不想让我听到，我想他们肯定又在想办法整他们老爹我了。（她听见了，但是没有接话，只是仍旧看着餐厅的方向，双手不停地握在一起轻轻摩挲。他将手上的雪茄点燃，在他常用的椅子上面坐了下来，十分享受地抽着）吃完早餐后抽一根雪茄，这滋味真是太

好了,不过前提得是上好的雪茄,就像我新买的这雪茄就很不错,香味浓厚,而且非常的划算,真是价廉物美啊,这还得多亏了麦贵告诉我。

玛丽 (稍带尖酸的语气)那你要庆幸他没有顺便告诉你哪里的地皮好,每次听他的话买地皮总是讨不到便宜。

泰隆 (解释地说)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,玛丽,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,当初还是听了他的话买了栗树街那个房子,然后我又卖出赚差价,还赚了不少钱呢。

玛丽 (听到他这样说不由自主地笑起来,亲昵地开玩笑说)我好像没印象了呢,那算是你运气好,我估计麦贵也没有想到吧。(话说到一半她突然停住了,然后拍了拍他的肩)我看啊,詹姆士,你这辈子还是别想靠做地产生意赚大钱了。

泰隆 (有些气鼓鼓地)我也不想做地产啊,但不管怎么说,地皮还是靠得住的,至少比华尔街那些推销保险、股票的强得多吧,(叹了一口气打算停止争论)算了,我们一大清早没必要为了做生意的事情吵架。(两个人没有再说话了,这时候又听到餐厅那边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,突然一个孩子剧烈地咳嗽起来,玛丽听到后十分着急,她的手也紧张地不断敲着桌子。)

玛丽 詹姆士,你应该说说爱德门,他早餐就喝了点咖啡,其他的都几乎没有动,不吃饭怎么有力气呢。我经常跟他说,但是他总是说他没胃口不想吃,我知道,夏天感冒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。

泰隆 是啊,但是这是顺其自然的事情,你也不要担心了。

玛丽 (语速加快地)我才不担心呢,只要他好好照顾自己,一下子就好了,(好像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但是又不可以)只是他运气真差,刚好这几天病了。

泰隆 对啊,运气真差。(他有些忐忑地瞟了她一眼)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了,玛丽,而且你还要多注意照顾自己。

玛丽 (慌忙地)我担心什么?我有需要担心的事吗?为什么会认为我在担心?

泰隆 倒是没有特别的缘由,就是看到你这几天精神有点紧绷而已。

玛丽 (勉强地露出微笑)精神紧绷?怎么会呢,只是你自己想多了。(突然地慌张起来)詹姆士,我应该跟你说过,别跟看犯人似的整天看着我,除了这个就没有了,因为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别扭。

泰隆 (温柔地抓住她忐忑不安的手)行了,行了,玛丽,这次真的是你想多了,就是因为我的眼神一直在你的身上,我才会发现你最

近变得如此的丰腴、美丽。(他突然有些许的感触,声音发颤)我的宝贝,我心里的开心根本没有任何词语能说出来,在你回家以后身体也这么好,和以前一模一样,这么可爱。(他低下身子不由自主地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,随后转身,声音不自然地又说了一句)就一直加油下去吧,玛丽。

玛丽 (把头转向一旁)我肯定会的。(她心神不定地站了起来,走向右边的窗户)感谢上天,雾终于是散了。(转身面向他)从早上开始就发现全身不舒服。昨天那烦人的雾笛叫了一整晚,让我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。

泰隆 我也一样,好像院中饲养着一只生病的鲸鱼似的,我也一晚上没能睡着。

玛丽 (既觉得心疼,也觉得想笑)是这样吗?那你睡觉跟别人还真是不一样啊,打呼噜跟打雷似的,晚上我都没听出来是你在打呼噜呢,还是雾笛在叫。(走向他的眼前突然笑了出来,用手打趣似的敲了敲他的头)你那种睡法就算是有十个雾笛同时叫,都不会被吵醒。你睡得可不是一般的死呢,不过你平常就这样。

泰隆 (觉得有些丢人,不开心地)我可没有。每次说到我打呼噜的时候,你总是言过其实。

玛丽 我哪有言过其实啊！如果你自己听过就知道了。（突然这时从客厅里传来很大的笑声。她转头看去，脸上也带着笑容说道）那两个人到底在笑些什么？

泰隆 （气鼓鼓地）除了笑我还能笑什么。别的不说，这我可跟你打包票。要是寻开心的话，对象总是我。

玛丽 （逗小孩一样）那倒是，所有人都喜欢拿你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很憋屈呀！（她大声笑了一下。随后像放下心里的紧张似的）喜欢笑什么就让他们笑吧，能听到爱德门的笑声我就不会很担心了，这几天看他总是不开心的样子。

泰隆 （直接忽视掉这句话。依旧满腹的抱怨）你听我说，绝对是詹米说了什么损人的话，他一直是这样看不起人，还喜欢用人来打趣的家伙。

玛丽 好了，为什么又和詹米对上。（没有自信）他总有一天会变得正经的，你看着好了。

泰隆 说是这么说，但是他也应该改变了不是吗，他都已经快 34 岁了。

玛丽 （忽视这话）我的老天！他们真准备一天都待在客厅里面吗？（她走到通向客厅的门前叫了一下）詹米！爱德门！你们两个别在

客厅里待着了,好让凯丝琳能收拾一下桌子。(爱德门在客厅回应了一下,“妈,我们马上出来。”她之后就回到了圆桌前面。)

泰隆 (嘀咕着)你是无论他干什么都能有理由原谅他的。

玛丽 (走到他身边坐了下来,拍着他的手背)别说了。

(他们的两个儿子,小詹姆士跟爱德门同时从会客厅里走了出来。两人嘴上还带着笑容,笑的是之前引他俩发笑的某件事情,走向前后,看到他们的爸爸,嘴上的弧度更大了。)

(大哥詹米已经33岁了。他和他的爸爸一样,身体强壮,比他爸爸还要高一寸,然而体重上没有他爸爸重,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矮胖一样。由于在行为举止上并没有他爸爸那样的架势,更没有他爸爸的那种精气神,所以看起来有点颓废。就长相来说,他也是非常有风度的,但那是常年流连的花丛在他的面颊上所留下的印迹。根本没有人称赞过他是美男子什么的,大家都觉得詹米长得要比较像他的父亲而不像母亲。他的双眼炯炯有神,瞳孔的颜色是棕色的,瞳孔颜色的深浅度在他父亲跟母亲的中间,头顶上的头发已经不茂盛了,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跟他父亲一样有秃顶的痕迹。然而他的鼻子却跟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,属于鹰钩鼻。这种鼻子加上他整天待人那种冷言冷语的说话语气,使他就像脸上戴着一副恶魔式的面具一般。但是当他偶尔无意识地嘲讽别人的时候,脸上也会出现温和的笑容,在那一刻身上才出现那种天生的爱尔兰

人的天性。让他看起来是那么可爱、温和、浪漫，好像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一样，让人又爱又气的孩子。他身上散发着一股诗人般郁郁寡欢的气息，让女人见了疼惜，男人也喜欢跟他交朋友。上身穿着一件非常简单的衣服，但不像他父亲那么的穷酸，颈脖上也戴着硬领和打着领带。以前白皙的肌肤也被太阳晒得棕红，脸上也布满了雀斑。)

(爱德门比哥哥小了整整10岁，却长得比他哥哥还要高2寸，身材很瘦却很坚韧。詹米长得很像父亲，一点都不像母亲，而爱德门更像母亲一点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爱尔兰面容上有着一双他母亲般又大又黑的眼睛，吸引着人的目光，他的嘴型也和母亲的一样，有着性感的弧度。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额头要比母亲更加地凸出，一头棕色的头发，发根已经被太阳晒成了褐色，全部被拨到了后面。整个脸上唯一像父亲的地方只有鼻子，所以从侧面看起来他长得很像泰隆。而他的双手非常的纤长，跟他母亲一样喜欢局促不安的活动。总体来说，爱德门和他母亲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人的神经都非常敏感。)

(他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体质很差，人实在是太瘦了一点，脸上的两颊深深地凹了下去，眼睛好像在发烧一样。哪怕他的皮肤被晒成了深棕色，看上去却是又干又黄的模样。上身穿着一件普通的衬衫，同样也打上硬领跟领带，可是外面没穿上衣，下身穿的是一条比较旧的法兰绒裤，脚上也穿着一双棕色胶皮底鞋。)